



移动，或者行走

——《大同》之三

侯建臣

描述生死悲欢。

大约有46亿岁以上年龄的地球之上，生命体也已有33亿年之久。

地球经历着它的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以及新生代。大同湖地区，地质、地形、地理、地貌等都在发生着变化，最显著的就是火山的喷发。火，是地心的生命，憋得久了，便会从黑暗的地心喷出来透透气。而这一地区的火，在新生代第四纪的某一个时刻开始蠢蠢欲动，又在集结了足够的力量之后，喷涌而出。一股、两股、三股……若干股巨大的炽热岩浆，带着呼啸，带着闪光，带着成就一切又要毁掉一切的欲念，一喷冲天。

当然是有成就的，几座窝状的、堆状的、圆柱状的山突起，焦化的石块遍地都是。

当然也是毁灭了什么的，比如那碧波万顷之湖，生生地被扯开几条长长的口子，水得到了解放般，一股脑便沿着那狭长的口子，流走，而它们并不知道它们最终要流到什么地方。

大部分的水流走，仍有一些留了下来。在水离开的斜坡，肥美的泥土滋生出更多的植物，随之也有更多的动物出生、长大，让这个地方繁盛起来，也热闹起来。

地球上的生命体也在出现、繁衍、进化、演变，先是最早的原始生物、单细胞藻类、无脊椎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开始出现，接着便是灵长类动物、古猿、人类……

那由东北偏东的地方离开的“北

京人”，终就来到了泄掉一大部分水的大同湖地域，活成了若干若干年以后这一地域史书上的“许家窑人”。

离开“北京人”群体的这一群人，为啥在这个地方停下了脚步，猜测很多。有一种说法，是依然浩瀚的大同湖挡住了他们继续行走的步伐，只能择地而生；还有一种说法，这个地方繁盛的植物和众多的动物，能够提供丰富的食物，故园如斯，夫复何求？当然还有第三种、第四种说法。

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

但事实是，在一条长长的叫“桑干河”的日夜流淌且流了若干年的河流之畔，时常就能发现化成石头的白骨，也到处散落着作为工具而存在过的千奇百怪的石头。它们在让自己存下来的同时，也让某一种流变的过程留下了印记。这条桑干之河，即是地球之火喷发之后大同湖被撕开的口子，它流淌着，使周边的土地变得肥沃，无数的生命得以在它的周围存活下来。

关于桑干河，应该是发源于大同湖南的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北麓，曾被称为灤水、治水，后被通称桑干河。相传当地每年桑葚熟了的时候，河里的水就少得几乎干枯，故而得名。桑干河的上游经朔县、山阴、应县、怀仁、大同、阳高，进入河北省阳原县境内。横穿曾经的大同湖而过，桑干河流淌出肥沃的土壤，孕育出一个又一个人类生活和生存的家园。若干年后、若干个世纪后，那些遗留下来的痕迹，便是人类文明的痕迹。沿着桑干河流

域，不仅有“许家窑人”，还有其他什么人，他们就生活在这河之边的峙峪、鹅毛口等地……

19世纪英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地学渐进论和“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方法奠基人查尔斯·莱尔爵士认为：现在是认识过去的钥匙。而这把钥匙，确实陈列在广博的大地之上。

20万年前的大同湖周围，肯定是有生命的，也是杀气腾腾的。来的来了，走的走了。比如远道而来的北京人，肯定有待下来的，也有离开的。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地方的人，主动或者被迫从另外的地方来到这里。在这里，人与动物、人与人每天有故事发生，肯定也不断产生着事故。

这里碧波荡漾，也阴风瑟瑟。

这群人为了享受这荡漾的碧波，便要努力驱逐瑟瑟阴风。他们把随处可见的石块当成宝贝，磨成圆球，投打活物；凿成薄片，削刮肉骨；雕成石针，缝制皮衣；琢出长杵，钻孔打洞……

所有的存在，都是移动的，或者是行走的。记忆在时间里行走，脚步在河流边行走。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这片土地上现存人类的祖先，但他们存在的印记，确实成为了人类文明的一片光亮，也成为了后来者认识过去的“钥匙”。

桑干漫游

地球，原就是一个球。在宇宙这个巨大的空间里滚动的，还有许多球。

地球与其他好多的球之外，应该还有一个或者若干个存在，他或者他们，或许就是那玩这些球的“人”。

他或者他们也或许就是一个或者一群孩子王，让这他们所控制之物，不断地滚动，又不断地变化。这圆球之上的山川湖海、风尘雷电，都是他们的恶作剧。这球之上的春夏秋冬，只是他们分分钟或者几十、几百万万分之一秒的事情。而这圆球上的活动体，在他们眼里，恰如人眼里的蚂蚁或者比蚂蚁还小的微生物。

话题回到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人类”。在人类认知的70万年前，有一群人，生活在大同湖之北若干里的一个叫“周口店”的地方，他们头骨低矮，腰肢弯曲，突出的眉骨像是专门给那两只深陷的眼窝遮挡下流的雨水。他们磨制出粗砾的石器，追逐奔跑的动物，然后笨拙地点起火堆，把动物放在上面烧烤，在香美的食物进肚之后，发出激动的尖叫。

有欲望就有竞争，有追逐就有逃跑。强者在追逐，灾难在追逐，时间之上的意外在追逐。

便有一群活着的“北京人”，离开他们生存的地方，一路向西，一路向南，涉过河流，越过山岳，且走且活，且走且死，且走且安置着自己活着和死去的归宿。

沧桑是在叙述天地自然，也是在



云淡风清(国画)

王世奇作

花开时节共寻芳

笑凡

的、白的、紫的……春日的色彩五彩缤纷。大地也不孤单，遍地的薰衣草、三色堇，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儿来的野花野草，生机盎然。走在花海之中，神清气爽。

我们父子二人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聊，他给我讲花朵的种类，或是看看日历和天气，判断某些花的花期是否到了，拉上我去园内的那片区域看看，验证一下；我和他聊生活，聊未来，或是讲几句笑话，看父亲笑得前仰后合。这是我们父子二人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父亲放下家庭的压力，我放下学习和成长的压力，回到自然当中，尽情享受那一份宁静与轻松。

如今，在外求学的我与父亲分隔两地。他乡的春比故乡晚来一个月，父亲发来公园里万紫千红的美景之时，这边的枝条才刚孕育出骨朵，等春天的芦苇像田间地头刚冒芽的青葱，完全无法让人联想到夏季那一丛高大挺拔的芦苇荡。新生的芦苇与野花野草共分一块湿润的土地，享受着春水清冽的沐浴、春风和煦的抚摸。

转过弯道，迎春与连翘正在矮墙上争春。我总分不清连翘和迎春，父亲俯下身，指尖轻点鹅黄色的花瓣：“迎春花是六瓣，连翘是四瓣，记住了？”我轻轻点头。眼前，一片璀璨的金黄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温暖而明媚。

走到公园，步移景异，桃花、梅花、樱花、山茶、结香等鲜花次第入眼。重点要聊聊结香，结香花是与父亲漫步在雨后潮湿的园中小径时，无意间发现的。路旁一簇躲藏在松柏、杂草之间的花团吸引到我，单手捧起，凑近细嗅，淡淡的清香溢满鼻腔，一朵朵淡黄色的小花簇拥于方寸花盘，花瓣上带有绒毛，雨水黏附在花瓣之上，清新淡雅。

樱花、梅花、山茶，挂在枝头，粉



三遇桃花在龙泉

秋水长安

初遇桃花

酝酿了几天的赏花之旅，终于成行。

欣欣然，与桃花相遇在龙泉寺的环抱里。刚刚沐浴过的桃花，含情脉脉地俏立在山腰，层叠的粉白色裙裾覆盖在山体上，在微微的春风里凝眸等待。

俯仰之间，桃花满目。

桃花率先冲破严寒的禁锢，粉墨登场，恣意盛放，一瓣瓣，一朵朵，一株株，一片片，满目芳菲，花香弥漫，仿佛连空气也是甜的。

惊艳了三月的桃花，也惊艳了众人和我，纷纷拜倒在她的裙裾之下，拍照留影，定格这一刻的美好。

忽而记起《花千骨》里小骨常为师父白子画面做桃花羹，小骨小心捧至师父面前，高冷的师父品尝之后，神色缓和下来，想必那羹滋味怡人。

把我这小文就当作是自酿的一杯桃花羹，送您，饮了吧。

再遇桃花

清明下午，不顾雪后寒威，与好友驾车直抵龙泉寺，再遇桃花。

上一年遇桃花是在细雨之后。

桃花如刚刚出浴的少女羞涩欲语，眉目含情，楚楚动人。

此番遇桃花是在重雪之后。

冻僵的桃花挂在枝头摇摇欲坠，好生可怜。

山风呜咽，似在为这满山的花魂哭泣！天道无常，这一季桃花娇妍未尽，便梦断龙泉寺前，空余暗香在山风里绵延。

极目远眺，黛青的山峦高低连绵，背阴处残雪间覆，迷雾般的云在山的头顶上逡巡，似乎意犹未尽，在酝酿新一轮的侵袭。

桃枝临空傲立，风骨不减。

今年桃花已矣，那明年呢，又将面临怎样的境遇，不得而知？时间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君王，已知和未知不断被刷新，我们所能做的是珍惜眼前！如是想，花伤渐愈，花虽残，香犹在。

深深地吸一口，迷醉在这天香里。俯视来路，然后轻轻转身，回去……

又见桃花美

又是一年清明时节，家乡人最惦记的就是龙泉寺的桃花了。于我们，桃花不只是桃花，已是朋友。

今年上山，阳光正好，桃花正艳，一切刚刚好，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一年的桃花最幸运了，未遭风雪抑或冷雨，坦坦荡荡、从从容容地盛开在山崖的怀抱里，或疏或密，每一朵就是一颗闪亮的小星星，释放出自己的光芒，汇聚成一道光、一条河，让人们追逐、仰望。

我们选择把车停在半路，沿旧路而行。双脚踩着沙石路，蜿蜒而上，看春树挺拔，新芽欲出，枯草渐萌，桃花不时斜逸而出，心底微微泛起。

经历严冬后，天地清明，万物几欲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空气中到处隐含了一股股力量。人生，受一点点挫折又算什么呢？

往最高处的天仙洞，要登五百多级台阶，几年了，一直没上去过，对自己没信心。今年，不管了，上。走走停停，时而回望，时而前行。

得天独厚的桃花在石阶两旁灼灼盛开。幸运着花的幸运，没有一点点担忧，心静如水。空气中除了阳光的暖，便是桃花的香，淡淡的，又甜甜的，怡人。

我们选择把车停在半路，沿旧路而行。双脚踩着沙石路，蜿蜒而上，看春树挺拔，新芽欲出，枯草渐萌，桃花不时斜逸而出，心底微微泛起。

攀上去，稍作停留，下来。回的时候，还带了一壶龙泉泉水，清甜可口。

心满意足，打道回府。坐在车里，桃花还在脑海里缭绕，唐寅的桃花诗跳将出来：

桃花坞里桃花庵，
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摘桃花卖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
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
花落花开年复年。

“行行春向暮，犹未见花枝”

——朱弁《上巳》诗赏析

韩府

平城岁时诗词鉴赏

乙巳年的春天如约而至，东风始暖，绿草萌发，于是，不由得想到当年南宋的“苏武”——朱弁少章公的那首五律《上巳》。这首诗虽然没有标出准确的年代，但从内容上就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它就是写在少章公被羁困的岁月里，地点则在今天的大同。

诗题名为“上巳”，当然话题也仍得从“上巳节”开始。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要在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到河畔举行一种融巫术与祭祀于一体的仪式，为的是祓除不祥。时至今日，典籍中仍保存着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以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南朝梁·沈约《宋书》引《韩诗》)其基本内容是洗浴，象征“去宿垢疢”，以期“洁”“拂不祥”，即通过在河水中的洁身活动，像清理掉身体上的污垢一样，祛除过去的一切晦气以至疾苦。至于“招魂续魄”则显然是更古老的巫术的孑遗。到魏晋以后，这个节日就不再在三月的第一个巳日进行，而是固定到每年的三月三日。同

时，巫术和祭祀的味道更淡，逐渐演变成一种宴饮、游玩、踏青、聚会的活动，内容上更多的是“曲水流觞”之类。最有名的概括性诗句要数“诗圣”的那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唐·杜甫《丽人行》)了。作为被囚禁在雁门关数百里之外的少章公，想到往年家乡这一天的欢乐情景，自然是心潮澎湃，情难自己，于是，心底涌出这首压抑、悲愤的五律诗：

上巳

宋·朱弁

行行春向暮，犹未见花枝。
晦朔中原隔，风烟上已疑。
常令汉节在，莫作楚囚悲。
早晚莺旗发，吾归敢恨迟。

“行行春向暮”说的是时间，春天眼看就要过完；“犹未见花枝”说的是景象，可是在西京大同城里，根本看不到任何春天的迹象：莫想看到一个花朵。这情形，作为一位南人，诗人在未到大同之前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要知道，大同的春天就是这样，明朝驻守大同的名将王越亦在诗中说“百里全无桑柘树，三春那见杏桃花”(明·王

晋国的楚国人钟仪，楚共王七年(公元前584年)，楚令尹子重率兵攻打郑国，钟仪随军出征，由于战败，钟仪被俘，郑国把他抓住后，又转送晋国，即沦为了“楚囚”。“早晚莺旗发，吾归敢恨迟。”全诗末句则写出诗人潜藏在心底的愿望：总有一天朝廷会下旨或派人来接我归国的，到时候绝不敢有丝毫的不满。表达的依然是忠君爱国的一贯情怀。“莺旗”属于天子的仪仗，《汉书》中有一句“莺旗在前，属车在后”(汉·班固《汉书·贾捐之传》)。唐代训诂大家颜师古注解道：“莺旗，编以羽毛，列系幢旁，载于车上，大驾出，则陈于道而先行。”(唐·颜师古《汉书注》)因而，“莺旗”就是皇帝或朝廷的象征。

通读全诗，我们的眼前会栩栩如生地出现一位不辱使命的节臣形象：他身羁荒寒之地，但心向中原，誓与祖国的节印同在。不但内心绝不丧失节操，而且举止风仪上也绝不表现囚徒之态。当然，内心无时无刻不企盼朝廷旨意的到来，宣他回国，那时候他必定像唐代的两位急切归还家乡的诗人一样，“即从巴峡穿巫峡”“千里江陵一日还”，而且心中绝没有半点抱怨和不满。

三遇桃花在龙泉

秋水长安

初遇桃花

酝酿了几天的赏花之旅，终于成行。

欣欣然，与桃花相遇在龙泉寺的环抱里。刚刚沐浴过的桃花，含情脉脉地俏立在山腰，层叠的粉白色裙裾覆盖在山体上，在微微的春风里凝眸等待。

俯仰之间，桃花满目。

桃花率先冲破严寒的禁锢，粉墨登场，恣意盛放，一瓣瓣，一朵朵，一株株，一片片，满目芳菲，花香弥漫，仿佛连空气也是甜的。

惊艳了三月的桃花，也惊艳了众人和我，纷纷拜倒在她的裙裾之下，拍照留影，定格这一刻的美好。

忽而记起《花千骨》里小骨常为师父白子画面做桃花羹，小骨小心捧至师父面前，高冷的师父品尝之后，神色缓和下来，想必那羹滋味怡人。

把我这小文就当作是自酿的一杯桃花羹，送您，饮了吧。

再遇桃花

清明下午，不顾雪后寒威，与好友驾车直抵龙泉寺，再遇桃花。

上一年遇桃花是在细雨之后。

桃花如刚刚出浴的少女羞涩欲语，眉目含情，楚楚动人。

此番遇桃花是在重雪之后。

冻僵的桃花挂在枝头摇摇欲